

让果树进马路

邓伟志

对城市来讲,树木不仅是氧气瓶,而且是美景,让人走在马路上如在画中行。不过,不是什么树都可以进马路的。一般说,容易生虫的树不宜,还有,灌木占地面积大,一般也不宜。除了这两条“负面清单”上的以外,还有无数数的乔木可以上马路,有的取其姿,有的取其花。遗憾的是很少有取其果的。

马路不植果树,主要是怕人采果时,损坏树木。道理是有的,可是,如果能自觉做到“李下不整冠”,让果树进马路则为上策。比如能在马路上种柑桔就很好。树苗可以选择无病虫害的,开的花会引蜂蝶来,结出的果实色香味俱佳。中国是栽培柑桔最早的国家。西方的桔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至今荷兰和德国仍把桔子称为“中国苹果”。很多人取桔有“吉”之意。还有,桔子的肉、皮、络、核、叶皆可入药。

植物中有好几种被认为是指示植物。土壤是不是石灰性的?一看植被上有柏木就可肯定是石灰性的土壤了。海拔高度、气温高低,甚至包括地下有无铜矿,指示植物都可以告诉我们。过去不认为中国陆地上有热带。后来发现云南有面积的高达60米的望天树,不用鉴定,望天树就足以指示地学界、生物学界承认中国陆地有热带了。不过,任何指示植物都比不上果树所能发出的指示广泛。物质文明怎样,精神文明怎样,一看马路上有没有果树就一目了然。如果精神文明还差把火,那么古人所赞点的“桔柚怀贞质”,“晚岁有余芳”,还可以帮我们囊上去。广大市民完全有把握把文明提高到望天树的高度。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可以兑现明代诗人钱士升所提倡的“密密金丸不禁偷,最怜悬着树梢头。老人口腹原无分,留得深秋供两眸”。今人有信心做到对桔子的观赏胜口尝。

一切喜欢这个“率先”、那个“率先”的人们,最实际的是率先让果树进马路,接受果树的检阅,接受果树准确而又公正的指示。果实多得吃不完怎么办?不用愁,在果树下摆个“无人售货小篮子”,让天南海北的游客随意丢进硬币拿走柑桔就是了。这不是空想,有的地方已经率先这样做了。桔生淮北为枳的说法早已过时。果树进马路指日可待!



从屏东坐渡轮约半小时,就到了小琉球。小琉球在台湾岛的南方,相距约15公里,面积6.8平方公里,有居民14000多人。如同大陆,偏僻的地方人口在萎缩,这里实住人口也在减少,约为八千。先前岛上没有淡水,后来当局从台湾本岛架设水管,解决了人们吃水的问题。加上两岸自由开通,游人渐多,旅游业逐渐兴旺,近来人口呈回流现象。

小琉球浮潜

诸雄潮

小琉球是世界三大珊瑚岛之一。上得岛来,租上电动自行车,人便似鸟似的飞翔起来。岛上美景颇多,一路所见,印象深刻的是绿树、大海与庙宇。绿树是亚热带海岛的本色,也是鸟的家。大海是岛的底色,岛永远不能离开海的衬托。而庙宇则是小琉球的特色,14000多人的小岛,庙宇却有140来座。百人一庙,可谓多矣。也许是渔民为下海捕鱼求平安,同时又方便祈祷的缘故而修了这么多的庙宇。

相对于庙宇,最美的是大海。穿着拖鞋去赶海,海水清浅。那种颜色的海水,实在不是近海所能比拟,近乎坦柔蓝宝石。水中世界,变化万千。我眼笨,水中什么也看不见,而导游一会儿就从海中捞出一个东西,有水胆、海螺、小虾、贝类。有一种海胆叫粪海胆,名字古怪,长相别致。海滩实是美妙,保持这种美妙是这里的规定:不带一块石走。

最著名的浏览项目,大概可以称是浮潜了。浮潜是趴在水面看水底,人

因有救生设施而不能下潜。珊瑚岛与一般的海岛不同,更富奇幻。海中的珊瑚,如同积木的世界。就在离岸很近的海中,海底也是高低错落,或仅两三米深,仿佛伸手即可探底;或是十来米深,沟壑纵横,如履深渊。

没人海面,世界顿时一变。水清如镜,能见度甚佳。海中如被人倒了染料一般,斑斓夺目,恰似大自然这个大画家刚刚洗了彩笔。游鱼如织,穿梭在身旁,尽情地戏耍人类。其实这正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如果不是人对自然的这般爱护,这些可爱的游鱼早就逃之夭夭了。巨龟如同圆鼎,就在身下游过,仿佛伸手可摸。其实这三五米的距离,

我是於乐敏,可社区居民却都叫我“於乐慢”。因为我说话慢、走路慢、吃饭慢,开展社区工作十多年,性子慢这个特点让我自有一套“慢式工作法”。

从民警的角度看,社区里最多的就是纠纷。对此我有法宝。就是慢、就是耐心,就是擅于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你们想想,快递公司的仓库开在了居民区里是什么样?六七吨的大卡车一天进出两三趟,快递员开着助动车横冲直撞,今天王阿姨来讲老头子走在小区里被撞了;明天爷叔投诉被半夜装货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家里有小孩的根本不敢带到小区玩。一年多来,居民们是怨声载道,光是这家快递公司的纠纷就如多如鹅毛。每一次调解完纠纷,使双方当事人都回归冷静后我在想:一直这样下去,让快递公司搬!于是我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软磨硬泡”。天天去,三

日两头找老板谈,寻得老板看到我怕,还在公司门口安排了“观察哨”,只要听到小工喊“那个老慢的警察又来了”,就一溜烟,不见了人影。



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很大提高。2005年我第一次分到了住房。凭着我1962年参加了工作的工龄和职务的晋升,不知不觉我竟按照“老干部”标准分到了自己三室一厅的新房,要知道当时全体委局级分房排名我能排第十七名呢。后来孩子一结婚又搬出去住了,因此我就多出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想不到过去都是大作家、大干部才能拥有的书房,这年代我也梦想成真了,后来又经两次搬迁,但这“苹花书屋”总能保留下来。

当时我决定郑重对待我来之不易的书屋,我有



法国小镇 (油画) 田学森

不是一个人仅靠自身的能力能够缩短的。最美妙的是救生员在水底为我们每人照了几张像,而且免费。我们各种形状都有,如同太平洋底的水怪,难以看出潜水衣后面的真面目。我们自以为是幸福的水鬼,漂在海上。偶一抬头,阳光照射,大海生金,鳞鳞反照,熠熠有辉。轻风吹来,水面舞蹈。大自然对人类真是轻薄,给我们展示了如此生动的画面。人类也得好维护保存,把美景留给子孙。



场十年的农工经历,考虑再三,我就把书房命名“苹花书屋”,以纪念我于青涩年华投身黄泛区十年的知青岁月。分房前我早就和我的老朋友、大作家、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李准商量给书屋取个名,

我的书屋叫“苹花”

万伯翱

也请他首先泼墨挥毫——咱也学着挂个匾啥的。李准是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下放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时的老朋友了。他原创的电影《李双双》《老兵新传》《大河奔流》等近二十部影片在国内外产生不小影响。他在“文革”中被迫下放到离我劳动农场十几里的小李

庄,真正住进了“牛棚”,因为一半是他的住房,另一半就是牲口棚。我去看过他,当时正逢六月天,他穿个粗布大裤头,肩上搭个灰白难分的擦汗毛巾,头上还戴着个旧草帽。加上他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正忙着给牛马等队里大牲口拌草料,像个本地十足的饲养员。他十分欢迎我这个小朋友的突然到来,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他招待我吃了粗茶淡饭,后来他还应我之邀来我劳动的苹果园看望我。当时我正在果园喷打从德国进口的“1059”农药,我们四个喷药手都在烈日下高举丈余喷枪干了几个小时了;浑身汗如雨下,这种剧毒农药(据说现在已禁用在果树上)别说是噬吸果叶如命的红蜘蛛克星,就连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知青也是被药水加上毒日头八小时下来都搞得个个脸色青白,四肢乏力,个个都是越来越吃力地挥动着和不断拖着越来越沉重的喷枪和连着拖拉机大药箱长长的橡胶管了。李准看着我这样的北京“洋学生”和“高干子弟”能吃如此大苦,能耐如此艰辛,似乎比他在牛棚还艰苦。忙从果园树下刚挑来的“特供保健品”——绿豆红糖水铁桶里,舀了满大粗瓷碗汤水捧到浑身上下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的我面前:“小万同志,你们都歇一会再打吧!喝碗绿豆茶,解解暑消消暑

干事业的入往往峻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于开拓或创业大约是好的,但于建设或创造就不见得,建设或创造需要余裕心。

艺术生长于人们的余裕心,我曾随友人去金华的东阳拜访木雕大师陆光正先生,见到他总是满脸安详的样子,绘画,雕塑中的精品,都不是在急功近利的心情下产生的。莫言要是老惦记着诺贝尔,恐怕也写不出那些从容不迫的文字。

艺术的规律适用于建设或创造,艺术本身就是创造。所以,如果说今天的建设也要讲点儿艺术性,不会很荒唐。现在城市的建设有些峻急了,到处盖楼房,没有足够的空地,太少停车的地方和休闲

的广场,园林、艺术馆、博物馆都不够。上下班堵车,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这一切都把人们的余裕心挤没了,人们的性情也会浮躁起来,社会就难以和谐。

余裕心

陈大新

鲁迅说过:“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现在的有些现象是:企业出事的满抱了发财之心,公务员出事的满抱了利益之心,领导出事的满抱了权欲之心。失去了余裕之心,社会是可虑的!现在是连小孩子也少有余裕之心了,他们的心被沉重的功课占满了。有一回,我和朋友出去淘书,发现几家熟悉的书店关门了,笑指街头越来越多的饭店说:大约现在饮食是最急迫的文化,顾不上看书了……

毫无疑问,郑板桥的那副对联,写的也是腊梅,只是从另一侧面,写了它的正直和忠贞不二。他在这里用的是象征手法,那是用客观事物的表象来寄托意蕴的一种艺术手法。这副对联的上联“虚心竹有低头叶”,从竹叶的表象是两两相对向下生长的现象出发,由“有低头叶”推出它的象征意义“虚心”。它的下联“傲骨梅无两面枝”,照理应从“无两面枝”推出她一身傲骨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我看了许多腊梅树,所有的腊梅枝杆上都长着两两相对的枝条,也就是“傲骨梅皆两面枝”。由于郑板桥在文学书画史上的杰出地位,人们一直在企图替他的“无两面枝”寻求合理的解释。有人解释为:腊梅的花都开在向阳的一面,没有一朵花是向下的,说明腊梅光明正大的品格。这种说法无法证明“腊梅无两面枝”的存在。又有人对下联“无两面枝”表示质疑,说应是“无仰面花”之误。持该种说法的人跟郑老夫子一样不了解腊梅。其实上面关于腊梅花朵向阳开的说法倒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傲骨梅皆仰面花”。由上可知,郑板桥脍炙人口的那副对联的下联是不能成立的,与腊梅的客观生态相左。

基于郑板桥老夫子“虚心竹有低头叶”的精神,我想,如果我这个几百年后的后生小辈,指出他对腊梅缺乏了解,建议他老人家根据腊梅的生态,把下联改成“傲骨梅无两面花”,他该不会愤然作色、斥之吧?

气……”写到这里,看客也许就明白了李准以魏碑字体为我手书的“苹花书屋”之来历了。

及至后来,韩美林、吴祖光、范曾、王成喜和崔如琢等诸多的书画名家知其根源后也纷纷为我小屋题写“苹花书屋”了。这些书法墨宝让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倍加珍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还加过一段题跋:“伯翱同志1962年下乡务农,昼夜操劳于果园,怀其十年青春磨砺,故称其书房名也!”

实际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每年从早春二三月春耕乍暖还寒、果花和叶都没出来时,就开始喷打第一遍石灰水加硫酸铜对果树上害虫卵和病毒的铲除剂了。到金风骤起采完果后最后一遍的“波尔多”果药保叶剂,这样的艰苦喷药一年下来总共共有十多次之多。另外对果树的施肥浇水、除草和采收,

“傲骨梅无两面枝”辩

陈炳元

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留下一副有名的对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两面枝。”另有一说,下联是“傲骨梅无仰面花”。我非常欣赏这副对联,尤其是“傲骨梅无两面枝”,铁骨铮铮,掷地有声,觉得这是治学做人的一面镜子,我把它作为座右铭,放置案头,陪伴了我几十年。去年我忽发奇想,要写一组咏腊梅的诗,于是就认真地观看腊梅,不看犹可,一看却把这几十年自己手书的偶像砸坏了。

梅有不少品种,有红梅、绿梅、白梅、乌梅,最常见的是腊梅。因它花开五瓣,故又称“五福花”。前四种梅花开在四月前后,腊梅是梅花中的异类,它在天寒地冻中开放,在春暖花开时凋零。它的孤傲与冷艳,斗雪冲冰的傲骨侠气,成为古今诸多骚人墨客不竭的歌咏题材。宋代陆游“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了它的孤芳自赏,亮节高风。宋辽的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用白描刻画了它的旷达和淡雅。明代高启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松下美人来”,用比喻勾勒了它的高雅静美。又用“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描述它的低调和落寞。毛泽东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歌颂了它斗雪傲霜,甘为百花报春铺路的崇高精神。当今著名散文家赵丽宏,也把腊梅的精神境界开掘出一个新的深度,那就是腊梅面对人类出于偏爱而对之实施的锯斧刀剪的侵袭,甘于忍受,无怨无悔的坦然和无私。

毫无疑问,郑板桥的那副对联,写的也是腊梅,只是从另一侧面,写了它的正直和忠贞不二。他在这里用的是象征手法,那是用客观事物的表象来寄托意蕴的一种艺术手法。这副对联的上联“虚心竹有低头叶”,从竹叶的表象是两两相对向下生长的现象出发,由“有低头叶”推出它的象征意义“虚心”。它的下联“傲骨梅无两面枝”,照理应从“无两面枝”推出她一身傲骨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我看了许多腊梅树,所有的腊梅枝杆上都长着两两相对的枝条,也就是“傲骨梅皆两面枝”。由于郑板桥在文学书画史上的杰出地位,人们一直在企图替他的“无两面枝”寻求合理的解释。有人解释为:腊梅的花都开在向阳的一面,没有一朵花是向下的,说明腊梅光明正大的品格。这种说法无法证明“腊梅无两面枝”的存在。又有人对下联“无两面枝”表示质疑,说应是“无仰面花”之误。持该种说法的人跟郑老夫子一样不了解腊梅。其实上面关于腊梅花朵向阳开的说法倒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傲骨梅皆仰面花”。由上可知,郑板桥脍炙人口的那副对联的下联是不能成立的,与腊梅的客观生态相左。

基于郑板桥老夫子“虚心竹有低头叶”的精神,我想,如果我这个几百年后的后生小辈,指出他对腊梅缺乏了解,建议他老人家根据腊梅的生态,把下联改成“傲骨梅无两面花”,他该不会愤然作色、斥之吧?



到冬季大田农工都封仓休工或干些室内轻松的选种修整农具等活了。园艺工却要变农闲为农忙,顶风冒雪手握铁剪钢锯,登上丈余台梯空中作业,真正感觉是“广阔天地”的主人了。我们踏进冰天雪地,穿梭在果树中央主干道上,不时高唱着:“北风吹,雪花飘,园艺工人爬树梢。为了明年花和果,今冬不怕苦和劳……”

啊!苹花,那是每年四月份苹果树花开似海洋,蜂来蝶往的最美季节——我无法忘却的知青岁月,你至今依然让我苦乐交融梦魂萦绕在农垦广阔天地里……(此文为《我看红墙内外》代跋,书系“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已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十日谈

基层日志连连看

因为“爱的接力”,支教志愿者从上海来到了山区,请看本栏。